

西周矢令方尊的故事

张永刚



图二为近日所摄照片。上:小校经阁(善斋、远碧楼)“远眺”及近观,左上角为其模型;下:新闻路1321号大门及原刘体智宅。

近日看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中研院”史语所)的一些资料,学习了一下。1928年建院之初史语所即成立于广州。

注意到其中一再提到小校经阁。听说房子还在,特地跑去看了,拍了些照片见图一。小校经阁也称善斋或远碧楼,是一座琉璃顶八角形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与善斋主人刘体智的住宅在同一个院子里,相距二三十米,是1912年为其收藏专门建造的。据说刘前后收有青铜器五百余件,甲骨近三万片,书十万余册,玺印泉布镜权等众多,其住宅早已放不下。50年代刘家迁出后院子里早已入住了廿八家“房客”,从照片可见墙上空调不少,两边还搭建了“临时”住房,间距不足一米。说到小校经阁和刘宅,30年代史语所联合“中央博物院”(筹,简称“中博”)向其收购107件青铜器的事就发生在其中,颇有故事。其时“中博”尚在筹建之中,需要一些有分量的藏品,史语所也需要有文物作为研究材料,“九一八”、“一二八”到后来的“七七”,战乱不断,刘体智收藏已力不从心,有意将私人收藏转给公家。随着重量级文物不断流到国外,大家都忧心忡忡,因此一拍即合。当年费尽心机靠“挪用公款”才收进了这107件青铜器,共花了七万元,其中挪用了“中博”盖房子的六万元,又另凑了一万元。后



图二从左至右:时任中博筹备处委员/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孟真)(1896-1950);时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秘书徐中舒(道威)(1898-1991);颂斋主人/时任燕京大学教授/史语所客座研究员容庚(希白)(1894-1983);善斋主人/时任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刘体智(晦之)(1879-1962)

应为祖孙三代。三件青铜器的铭文均以隸册二字结尾,隸字的金文像个小鸟,是这个家族的“族徽”。

图四为矢令方尊的全形拓和内部铭文拓片,应为刘体智的拓工王秀仁所拓。说起全形拓,这是摄影术尚未普及年代将3D的青铜器等物件转换成



图三:西周矢令方尊,通高28.6厘米,重5.897公斤,上圆下方,通体浮雕兽面纹和鸟纹,内部铸有10行188字铭文,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立体感的2D图像的独特点,结合了器型精确测量、图稿和拓印方案设计



图四:西周矢令方尊全形拓片和铭文拓片,王秀仁拓。由铭文照片可见其内部铭文分为三个区域,上下为两边侧壁上的,中间为底部的,连续衔接成完整铭文。铭文以隸册结尾,隸字的小鸟状金文字形见右下角。

当年此尊的转手一波三折,称惊心动魄亦不为过。1931年8月,承刘体智好意,在傅斯年指导下徐中舒和容庚去善斋为其青铜器拍照,一方面用作研究,另一方面也为出版图录做准备。1932年,史语所即将所摄黑白照片和刘体智赠送的拓片进行配套整理编目,黏贴成八册《善斋彝器图录》;由于刘体智收藏众多,早已有出版图录大作的想法,在此之前已做了充分准备和积累,并定下了采用线绘图和拓印结合且适合石印的方案,最后编辑完成《善斋吉金录》;于1934-1935年间石印刊行,共收5728器,4函28册(分上下册)洋洋大观。这两套书的照片见图五。当时珂罗版印刷已经成熟但价格甚高,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后容庚精选出所摄175器的照片配上刘体智的拓片并加上考释文字,于1936年刊行了三册珂罗版的《善斋彝器图录》。此书近年还作为容庚的学术著作再版。

通过为青铜器拍照和出版图录等交流,徐中舒、容庚和傅斯年已充分熟悉了刘体智的青铜器收藏,并建立了良好关系。知道刘体智并非只藏不卖且有将私藏转给公家的意图后,他们十分欣喜,但经费是个瓶颈难以实际操作。有了通过“举债”解决经费问题的想法并初步落实后,1936年此批青铜

器的转手就紧锣密鼓地实际进行起来。鉴于矢令方尊的重要性,进行之初傅斯年即定下了以其作为唯一标的物的方案,但其时矢令方尊已发往美国待价而沽,开价一万二千美元,所幸尚未出手。据此傅斯年表态,如无矢令方尊此次转手将告吹,才被紧急从美国经加拿大追回,到达上海时已是1937年初。由于矢令方尊单价太高,要占到经费一半以上,又定下了尽量多买些的策略,以摊平平均单价,并使其不至于过度张杨。为此,在其他青铜器的种类、器型和数量选择上也颇费周折,总数和价格方面亦不乏博弈,最终定下107器。其间傅斯年在南京频繁遥控指挥,徐中舒和容庚在上海现场吃力操作,最终得以完成转手。其时“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和“中博”馆长李济的支持也是促成此次转手的重要因素。

顺便多说两句,当年卢芹斋在文物外流方面“功不可没”,其总店设在巴黎,在纽约、上海、北京等都设有分店。同时出土的矢令三器中矢令簋现藏法国巴黎吉美(Guimet)亚洲艺术博物馆,矢令彝现藏美国华盛顿佛里尔(Freer)美术馆;日本山中商社在文物外流方面也可“圈可点”,1928年河南出土的战国鬲(音“隧”)氏编钟(共14枚/一说15枚,其中12枚曾为刘体智所收)中的十二枚现藏日本住友家族的京都泉屋博古馆。



图五上:刘体智编《善斋吉金录》(线绘图加铭文拓片,间有考证),共收5728器(其中玺印泉布4309器),1934-1935年石印刊行,4函28册(分上下),包括礼器、兵器、乐器、度量衡器、任器、符牌、玺印、泉布、镜、梵像等,当时售价66元;世纪之交刘体智孙刘永龄出资80万元重印500套,分赠大学图书馆及相关学者等收藏。下:史语所黏贴本《善斋彝器图录》(黑白照片加铭文拓片,无考释文字),线装八册,收394件礼、乐器等,1932年完成,黑白照片为1931年史语所赴善斋拍摄,拓片为刘体智赠送,现藏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基本室;原始照片现藏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此外,容庚也编辑了《善斋彝器图录》(黑白照片加拓片,含部分考释文字)三卷本,精收175件礼、乐器等,1936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印行珂罗版;此书日后也作为容庚学术著作出版。

立志宜思真品格,读书须尽苦功夫。

阮元

讀書樂之友

顧廷龍題

“读书乐之友”联谊会主办 总第二一八期 网址:www.mflib.net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第3期 主编:王巍

明复·声声 | 藏书票里藏了什么



6月6日,“明复·声声”海派文化系列活动特邀著名藏书票制作者金大鹏对话著名作家马尚龙,带领读者共同步入藏书票的艺术天地,感受这项小众文化的独特魅力。

讲座伊始,马尚龙以“藏书

票是书签吗?”“藏书票是画出来的吗?”三个问题引出当日话题。从15世纪欧洲藏书票的起源,到1914年中国第一张藏书票的诞生,研究、创作藏书票十余年的金大鹏围绕藏书票的历史由来和艺术价值展开分享。两位嘉宾介绍道,藏书票既是私人藏书的标记,也是兼具审美价值与收藏价值的微型版画艺术,在方寸之间浓缩着书籍、阅读与艺术的深厚联系。

现场读者围绕藏书票创作、收藏鉴赏,以及海派文化等话题踊跃提问,两位嘉宾结合自身创作经历进行了细致的交流。金大鹏还将“工作台”搬到了活动现场,亲手展示制作了一张藏书票。随着刻刀起落,一幅图形图案徐徐呈现于胶版上。不少读者围聚在工作台周围,近距离观看雕刻细节,现场不时发出赞叹声。更有幸运观众上台,在金大鹏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参与印制藏书票,留下了一份珍贵的专属纪念。

本次“明复·声声”活动通过藏书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让读者在欣赏方寸之美的同时,领略了藏书票经久不衰的魅力。(宣传辅导部供稿)

“今天·我们读” | 风雷激荡渔阳里

沪上知名文史专家、作家朱少伟日前应邀来到本馆,围绕渔阳里的红色历史与读者展开深度分享,共同回溯红色起点,感悟伟大建党精神。

朱少伟从历史细节入手,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环龙路与霞飞路之间的新老渔阳里石库门建筑群,因其独特的位置与建筑特色,成为许多秘密机关的理想选址,而贯通新老渔阳里的弄堂也因共产主义先驱频繁往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小道”。他细数了渔阳里诞生的诸多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渔阳里



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中众多重要人物的聚合点,重大事件的见证者,那些红色故事已深深融入上海的城市基因。

演讲环节中,主持人用真挚的声音再现了百年前先驱者的

2026“城市美育系列——阅游建筑 以美育人”

之文旅融合探访活动

由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本馆承办的“城市美育系列——阅游建筑 以美育人”之文旅融合探访活动(第五、六期),在读者们的期待中如期开展。

第五期活动中,15组亲子家庭走进了上海大世界和上海音乐厅,以脚步丈量城市文脉,以阅读品味建筑之美。主讲老师讲解了两座建筑的建筑形态,位于西藏南路1号的上海大世界,始建于1917年,是上海最大的室内游乐场,承载着几代上海人的娱乐记忆;始建于1930年的上海音乐厅,原名南京大戏院,是上海第一座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西方古典主义风格剧场建筑。老师特别推荐了《我的第一套音乐启蒙书·剧院·音乐厅篇》一书,进一步延伸了活动内

容。第六期活动走读的地点是城隍庙街区。主讲老师介绍了老上海商业文化与市井传承的紧密关联,城隍庙街区之所以能成为“最上海”的城市名片,正因其

在时代变迁中始终保留着传统商圈的烟火气与人情味,也是海派文化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生动写照。在探访过程中,老师沿途讲解了城隍庙街区的历史演变;这里不仅是上海民俗文化



为响应全民阅读号召,深化亲子阅读理念,本馆依托“2026(第十二届)亲子阅读声音档案大征集”活动,开展了《兵马俑,快跑》主题绘本故事会,带领亲子家庭在共读、互动、朗读之中品读历史底蕴,传承华夏文明,让古老文物以鲜活姿态走进大众生活。



活动伊始,主讲老师介绍了本次亲子阅读声音档案大征集活动的主旨与形式,号召大家用朗读记录美好、传递心声。在“兵马俑知多少”科普环节中,老师结合图文资料讲解兵马俑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充分调动起小读者们的探索热情,并由此循着《兵马俑,快跑》的故事脉络,将千年秦俑的故事娓娓道来。原本遥远的历史文脉,在绘本故事里变得鲜活可爱,让大家逐步解锁兵马俑的独特魅力。亲子分角色诵读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小读者在配合中练习朗读技巧,掌握情景式朗读的方法,朗朗童声与温情话语交织在一起,现场满是欢声笑语。

以声传情,以读润心。本次活动不仅让千年历史文脉走出典籍、走进日常,也让亲子朗读成为传承文明的纽带。明复图书馆热忱地欢迎所有热爱阅读、热爱朗诵的亲子家庭踊跃投稿参与“2026亲子阅读声音档案大征集”活动,让亲子共读成为凝聚家庭温情、传递文化自信的美好纽带,书写新时代亲子阅读的多元篇章。(特色文献部供稿)

艺术与阅读 | 指尖布艺



为打造多元化文化体验,推动阅读与艺术的深度融合,本馆于6月13日开展了“艺术与阅读 | 指尖布艺”主题活动,带领读者探寻布艺美学,奔赴阅读与艺术相融的文化之旅。

布艺技艺流淌千年,主讲老师梳理了传统布艺的发展史,围绕布艺的起源演变、发展脉络、手工工序细致科普,助力读者了解布艺背后深厚的历史底蕴。结合相关阅读书籍,老师将文字读物中的布艺知识融入讲解之中,让大家轻松理解传统布艺技艺要点。端午香囊作为极具代表性的民俗手工艺品,与传统节庆紧密相融。老师以非遗庆阳香囊为重点,通过图文、视频详细展示非遗技艺风貌,解读香囊背后的民俗内涵与匠心底蕴,让读者近距离领略非遗布艺独有的韵味。在老师的指导下,现场读者穿针引线,动手缝制可爱的兔形端午香囊,在亲手创作中感受手工布艺的独特乐趣。

本次活动深挖阅读与艺术内在关联,将抽象艺术理论、书本文字知识转化为可感知、可创作的艺术实践,既丰盈了精神文化内涵,也深化了艺术阅读体验。(宣传辅导部供稿)

江阴名士张小楼与他的“天涯五友”

姚锡龙

张小楼原名张栴，又名张楠，字小峤，生于1876年，年少时便天赋异禀，文学与书画双绝，作品常署名小楼、小廋。因故乡江阴地处芙蓉湖畔，湖畔盛开芙蓉花，故名“芙蓉城”。所以张小楼还喜署“蓉江小楼”。

1900年春，五位才华出众、意气相投的年轻人——华亭诗家许幻园、宝山文人袁希濂、津门才子李叔同、江湾儒医蔡小香、江阴名士张小楼，在上海城南草堂义结金兰，号称“天涯五友”，并特地摄下一影作为留念。

城南草堂处上海大南门附近，其主人即当时沪



▲天涯五友图。左起：李叔同、张小楼、袁希濂、蔡小香、许幻园

上新学界的领导人之一许幻园。1897年秋，以切磋诗词文学为宗旨的“城南文社”于城南草堂成立。文社不时举办悬赏征文、诗词唱和活动。“天涯五友”均为该文社成员，他们经常在城南草堂聚会，以文会友，相互酬唱，一时间在当时沪上文坛传为佳话。

1900年三月，“天涯五友”还在上海福州路杨柳楼台旧址，联合发起成立“海上书画公会”，张小楼任会长，此事被上海文化

界视为盛举。上海及江浙书画名家高邕之、胡郑卿、任预、汤伯迟、朱梦庐等纷纷入会。该会以“提倡风雅振兴文艺”为宗旨，定期组织会员品茗读画，相互交流，并由李叔同主持编辑《书画公会报》，每周三、周日出版，一、二期随《中外日报》附送，旋即自行销售发行，前后出版40余期，揭开了中国近代书画社团的新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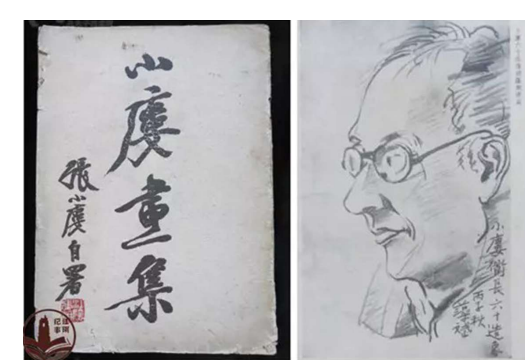
翌年，张小楼应东文学堂之聘，离开上海去往扬州；李叔同入南洋公学特班就读；袁希濂进了广方言馆（清末设立的近代新式学堂，最初名为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许幻园纳

1902年12月，张小楼随同时任江南高等学堂监督（校长）的乡绅缪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后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翻译官、外交部编译员、驻朝鲜义州领事、上海铁路税务局局长等职务。

1927年秋，“天涯五友”中的四人李叔同、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再次在上海相聚。此时，五友中的蔡小香已经去世；官运不畅的许幻园早已家道中落；袁希濂则已卸去政职，成了一名佛教居士；而李叔同早就皈依佛门，于1918年出家，在杭州剃度为僧，法号“弘一”。四人见面后，感慨万分，唏嘘再三。他们重摄一影，由李叔同题跋，以作纪念。

两年后，许幻园离开了人世。1928年8月，张小楼的女儿张曼筠与即将赴美留学的李公朴在上海举行婚礼。

30年代初，张小楼曾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过一段时间的公职。然而，这位不谙为官之道的书生，不久便丢了官。尽管有着从政的经历，但张小楼本质上仍是文人，他



▲左：《小廋画集》；右：张小楼60岁画像

了黄河花园口大堤，数百万民众背井离乡，沦为难民。张小楼立即赶往郑州，襄助全国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屈文六居士，赈抚黄河水灾难民。此后又赴陕西黄龙山，为慈善家朱子桥将军办理垦务局，安置河南灾民，组织他们种地养猪，渡过难关。而他的妻子，却在日军飞机对重庆的大轰炸中惊悸而亡。

李公朴夫妇不放心年逾花甲的张小楼独自在外辛劳，便将他接到重庆。不久，张小楼又随他们转移到昆明。在昆明，张小楼又重新专注于他所酷爱的书画艺术，与书法家胡小石、摄影家杨春洲成立了“三艺社”。

1942年，为支持女婿李公朴创办“北门书屋”，张小楼、张曼筠和“三艺社”成员一起，联合举办书法、绘画、摄影展。作品公开拍卖，为“北门书屋”开办筹集到了部分资金。其中《螃蟹与红梅》以三十块银元拍出（这笔款项相当于小学教员半年的薪俸）。

1942年，为支持女婿李公朴创办“北门书屋”，张小楼、张曼筠和“三艺社”成员一起，联合举办书法、绘画、摄影展。作品公开拍卖，为“北门书屋”开办筹集到了部分资金。其中《螃蟹与红梅》以三十块银元拍出（这笔款项相当于小学教员半年的薪俸）。

折股钗，有的就是不好说，就是那样，用比喻，讲通感，而比喻永远跋足，通感只是感觉。真是没法子，艺术只能这样说不清、道不明，就是这样的不清不明，就是艺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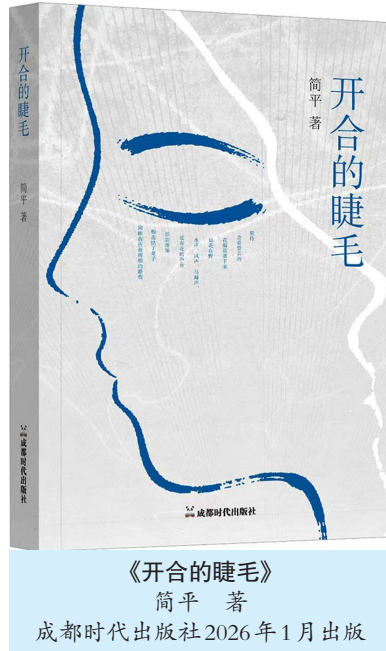
艺术的终结的美，还在于读它的人不愿就此终结。譬如那幅《蒙娜丽莎》，几百年来多少人在说，多少人在猜，这说，这猜，就是美生存的空间，就是艺术存在的理由。还有就是艺术大才思维，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感觉，竟然都被艺术给涵盖进去了。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却没有到过岳阳楼，可读者把《岳阳楼记》读真切了，并不要求范仲淹深入生活。李白写《清平调》三首，献给杨贵妃的，读者还是非常喜欢“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句子，因为这句话，除了杨贵妃，天下美好的东

读书之法，在循序渐近，熟读而精思。

朱熹

重温共同度过的日子：读简平《开合的睫毛》

顾森



丙午年新年前夕，我收到了简平兄的新书《开合的睫毛》，成都时代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这是作者的第六本以编年体形式编排的散文随笔集，写作时间为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所有文章都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过。

作品一如既往地以质朴的文字记录日常生活，有对过往的深挚回忆，有对大自然的贴切感悟，有旅行途中的所闻所见，有读书观影赏剧心得，真诚朴实、情感充沛、生动鲜活，观照现实，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因为是编年体，所以读者能在阅读中激活自己的记忆，共鸣共情，那一天天的日子，原本是我们共同度过的。

简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现任上海市静安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虹口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届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所谓“开合的睫毛”，在文章里指的是上海武康大楼八层的一个小墩子，就像一对又一对开合的睫毛。武康大楼现在已经是网红打卡地，我也凑热闹与俊男靓女一起在那里拍照，但我从来没有进去仔细参观过，读了文章也有新的感受。在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巴金故居，我去过多次，就在上海图

书馆附近，还有大学校友周立民在那里工作，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简平认为开合的睫毛提示我们：每一幢建筑，不论是老是新，只要挺立着，都是历史进行中“最近的一个阶段”，而我们在驻足身处其中。

在《回眸曲折而辉煌的路程》里，作者提到的儿童文学杂志《小朋友》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如果说我有藏书的爱好，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后来家里空间不够，这些书都给父母处理掉了，回头想也很可惜。60年代出版的科普类图书《十万个为什么》启发了我对科学知识的渴求。

作者说，“我相信文学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是双向的奔赴”。确实，他的这些文字不仅属于个人，也与他人有关，与时代有关，甚至也与历史有关。从这个角度说，他的作品更能打动读者，也有其特殊的意义。特别是我手头的这本《开合的睫毛》，更是让我有机会重温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个年代，还有我们两人一起经历的一些事情。好作品能引发读者的共鸣，用现在时髦的语言说就是“双向奔赴”。

简平著作等身，是我的榜样，但我总不明白他是如何成功的，于是就默默分析他的秘诀。我发现：所谓“多栖”，不是无头苍蝇到处客串当“会虫”，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在学科高度发展的今天，在一个领域里耕耘的学者很难做出突破性的成就，而他那跨界更启发了思路、触类旁通。从这个角度说，他也算是有为的“斜杠青年”了。

在《文学里总有一种生命力》里，他说“文学拯救了我。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我拿起一本書开始阅读，让自己一点点安下心来。同时，众多作家和编辑朋友鼓励我重新拿起笔来。”作为一个理工男，我算是“博览群书”，但与简平还差很多。文学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不同的人生，仿佛自己活过几辈子，其共情作用让我们更多了解自己的不同侧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许我可以再做更多。

徐闻莺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读书时的老师，平时她儒雅随和、柔声细语，可是跟我们打乒乓球时，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因为打乒乓的人多，有人提议，我们打“么尼大王”，就是上去打的人，输了一个球就得乖乖下场。徐闻莺老师一直是大王，难得下来，看她那个架势，就像是参加奥运会的冠军一样，我看了真佩服啊！

不知什么时候，我成了徐老老师的常客，三天两头到她家去。那时我规定自己必须每天写一篇文章，所以报刊上经常有文章出现，我拿了报刊就给徐老师看，她看了以后，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太深了，她说：“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当时我听了好开心，后来想想，似乎在批评我，想起平时老师说：起点要小，开掘要深，要抓主题。后来我就静下心来，有一篇文章前后修改，用了一年时间才完成。

我与徐老师的家人也很熟，她的丈夫俞子涛，是导演系的老师。有一年为庆祝校庆，我们系和导演系联合排了个节目，导演就是俞子涛老师。我和她的小女儿就更熟悉了，我曾带她到中福会少年宫去看演出，到她就读的小学去教舞蹈。她的声线继承了她父母的基因，非常优美动听。

徐老师在戏剧教育岗位上工作了34年，给我们上过写作课、剧本分析课等，她平时搞创作，写文章，可忙了。

最近，我的大师兄、上海越剧院的资深编剧薛允璜告知我一件关于徐闻莺老师的事。薛老师是1961年戏文系的毕业生，他说：“在1959年下半年或者1960年初，我有幸被抽调到院里的一个创作组，就

四个人，有朱端钧、陈加林、徐闻莺，加我一个学生。从深入生活，采访收集，选材讨论，分头起草，最后统一修改，搬上舞台。戏以上海冶金厂工人大发矜肺病为素材，写工人技术革新，消除生产污染，解决了神仙也难解决的历史问题。话剧剧名就叫《我们就是神仙》，导演朱端钧，我们三人是编剧。由上戏工农表演班对外公演。”薛允璜还说：在创作过程中，几位老师都十分亲切和谐。曾几次到徐老师家去讨论剧本，总是让他受益匪浅，“所以我对徐闻莺老师格外尊敬。”

徐闻莺老师发表过给徐老师看，她看了以后，《话剧》（泪血樱花）的成功与不足”，评介上海人艺二团公演的话剧，分析其艺术特色与不足。1960年刊登于《上海戏剧》上的论文《是鹰还是金丝鸟——与陈嘉敏同志商榷关于白露的悲剧实质问题》，被认为是曹禺剧作《日出》研究中的重要文献，当时在读者中颇有影响。她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写过

一个条目：系统阐述戏剧编剧术语“戏剧悬念”的定义、特点及在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表现形式，还引用了李渔《闲情偶寄》中的相关论述。当时徐老师是戏文系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

现在徐闻莺老师已离世，但是人们常常会想起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学生柴润润同学在《难以释怀的记忆》（收录于《微光长明——老教授记忆中的上戏》）一文中，深情地回忆自己的恩师徐闻莺对他的传帮带，使他迅速成长，后担任副院长。

徐老师的人缘特别好，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上她家去请教或者聊天，我们现在碰到时，也常常会谈起她——我们尊敬的徐老师！

我的老师徐闻莺

丁言昭

前些天，听“世纪大讲坛”，一位听众提出了《蒙娜丽莎》到底为什么美的问题，主讲人引用了前人的一句话：“神秘是科学的开始，同时是艺术的终结。”就是说，达·芬奇画出了蒙娜丽莎的笑，已足够了，为什么美，说是艺术的问题，或者说读者没必要去问这个问题。《蒙娜丽莎》是经典，它的经典，说他在梦中得到了佳句“江湖夜雨十年灯”，文坛一时哗然，因为这句诗是宋人黄庭坚的，刘心武公开剽窃，有些无耻了。只是回头一想，刘心武有必要计较这句诗的创作权吗？刘心武在之前早就已经是刘心武

了。同样的例子其实也有许多。譬如刘海粟。前几天在京华万荷堂，黄永玉说，当年海老在他的画作上题了“映日荷花别样红”，也说是他自己的句子。还有沈从文，有天天在外人处见一幅字，远远看去，大加称赞，说是明代人的字，好极，走近一看，不觉一惊，原来是沈从文自己的字。黄永玉还说，沈从文当年给几位朋友写字，一共写了好几幅，上款却都写了一个朋友的名字。一边的黄永玉说，黄永玉当年给一个名叫“刘涛”的人写字，上款是“三寿”。还记得齐白石当年给钱君匋刻了一个名章，为“君缶”，钱君匋说字刻错了，齐白石说两字通用，其实哪里能通啊。这一类是艺术家的笔误了，可这种笔误，其实很美，不然，我们哪来这么多的名人典故呢。上述的“江湖夜雨十

就是气息，就是它传递给你的气息了。气息不能复制，不能摹仿，可惜气息甚，而不能阐述，因之，写一部书，千言万语，最后无法阐述的就是气息二字，而没有了有关“气息”的精确阐述，这书就没有了终结艺术的价值。还有明清家具，说起来就是木结构好，可你弄清了木结构，就算读懂了明清家具了吗？一开始你甚至一定以为是这样，可等你弄懂了一些以后，又会觉得这是哪门子事，怎么可以这样读的啊。美的艺术给人的印象，永远是通感。譬如说，董其昌的字甜，赵孟頫的字糯，某某好字，是出自于公孙大娘舞剑器，是看过了鹅的缘故，还有屋漏痕，

西都能承受得起。至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历来为读者所偏爱，却是因为大家读出了自己喜欢的滋味了。还譬如瓷器，朋友说，这太美了，从中他读出了“万物皆器”的道理，这让我一时间感觉到了莫名其妙，而我说了瓷器，总觉得是中国人的模样，端正、大方，温良恭俭让，朋友说，这话说虚了，他也成了丈二和尚。艺术真是满园的花木，枯荣好像相同，可他们的姿色，丰采，永远是各个不同，而这各个不同，却总是愉悦了各个的人，还有各个情境中的人。对一种花木的不同感觉，对一种花木各个情怀中的不同感觉，都是艺术给予人类的美妙感觉，这种美妙，真正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辛弃疾写过“妙处难与君说”的妙句，现在读来，明白它正是“神秘是艺术的终结”的诗化的说法。

书号：I247.7/3114-7
书名：《开头》
作者：海子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本书根据海子遗稿整理而成，收录了《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首次面世的作品，采用自传体与诗体相结合的独特形式，记录了他的少年记忆和对生命的思考。书名源自海子在手稿中的意愿，他写道：若有人编辑其小说稿，应命名为《开头》。



书号：K295.1/7194
书名：《淮海路上》
作者：马尚龙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本书以淮海路为叙事主线，探寻了这条马路上的建筑风貌、人文故事与生活点滴，包括作者个人在淮海路的生活往事，以及一代代上海人的共同记忆，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交织中呈现城市肌理的变迁，也反映时代背景下的人情与生活气息。



书号：I551.86/4916
书名：《妈妈，我们会永远永远在一起吗？：给孩子的37堂生命教育课》
作者：（西）艾拉·杜西·安娜·胡安·坎塔维利亚斯·（意）安德烈亚·安蒂诺里 绘，谭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本书的两位作者向全世界5-15岁的小朋友征集他们对于“死亡”的疑问，并从中精选了37个最具代表性的问题，以温暖书信体作答，同时配以屡获国际大奖的插画师安德烈亚·安蒂诺里富有创意的插图，帮助孩子理解生命与死亡，学会珍惜与热爱生活。

